

天鹅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于晓琳
执编/版式:石琪
美编:倪海连

投稿邮箱
hljrbte@163.com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
冻出来的年味

□赵富

小时候,一到年关,天气就嘎嘎冷,大雪壳子封住了村庄,房顶上烟囱冒出的炊烟,都被冻得惨白细瘦,速度缓慢,连一点生气都没有。

我们这群小嘎仔子,又特别喜欢嘎嘎冷的天气。每年进入腊月的时候,就日盼着老天快点下雪,快点冷起来,快点来到过年的时刻。

那时候,冬天比现在冷得多,大年前后冷得更是出奇。我们生长在寒冷环境里的孩子,在寒天里迎来了年,心中充满着无穷的快乐,并且总是幼稚地认为,年是寒冷冻出来的,年是大西北风刮过来的。

特别是“50后”的那辈人,天生就皮实抗冻,身体适应寒冷的能力非常强大。我们不惧怕寒冷,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,就是因为心里有个热烈的盼头,过年能放小洋鞭,能穿新衣服,能有好吃的。盼年,成为我们抵御寒冷的勇气。

在幼小的心灵里,“年”与“冷”的天平比重,则更倾向于前者。“年”比“冷”重要,也增强了我们克服寒冷的信心。只要有“年”过,冷点又算什么?宁可让寒冷期再抻长点,能够早点过上年,多过几天年,即使冻掉下巴也值得。

每当年味从老木门缝冒出来的时候,便是老天爷对我们意志进行考验的关键节点。那些年的春节,是揣在凛冽寒风里的贵重礼物,但它又总是慢条斯理地向着我们走来。我们盼得越急,它的步伐就越慢,好像心跟我们对一样,想要多冻我们一会儿似的。

在那些寒冷的记忆里,时光一旦迈进腊月的大门槛,寒风就变得花样似的增添了不少劲

道,又像小刀片一样锋利地刮着鼻子刮着脸,呼啦啦地刮过庄稼茬子,刮过大雪压低的土坯平房,把门缝里挤出的浓郁年味,一寸寸地冻得锃明透亮。

记得那是一个大冷天,我拉着小车,到井沿拉冰块,准备在窗台下冻猪肉。当时,我穿着小棉袄,还没有穿衬衣,也没有衬衣,冷风从袖口、扣缝嗖嗖地往里灌,但我并不觉得冷,感觉心里装着一个“暖火盆”,家里正在杀着年猪,香喷喷的魅力,早就把寒冷驱得无影无踪了。那用铁锅炖着的杀猪菜咕噜冒泡,香味混着雪花飘出老远,连当院儿、村道上都是肉香裹着冷意的味儿。

如果说,杀年猪是战胜寒冷的第一战役,那么到年关还需要“过关斩将”呢。在大雪纷飞的腊月,我们跟着大人到街里赶年集。脚踩在雪壳子上咯吱咯吱地响,呼出的白气转瞬就成了白霜,大人买回冰鱼、冻梨、对联等年货,我自己买回小洋鞭、小糖球,给姐姐买回《杨门女将》的年画,还特意跑到新华书店买本小人书《董存瑞》,把天地间的冷意烘得暖融融的。

每当“腊七腊八,冻掉下巴”的日子,母亲便在外屋大铁锅上一锅一锅地蒸黏豆包,并一帘一帘地摆好放到仓子里冻上。母亲说,豆包冻透了,年才香。那刚出锅的黏豆包,冒着腾腾的热气,被裹进寒冷的空气里。那一个个黄澄澄的小豆包,又似寒冬里最温暖的弹弓子,打透了寒冷的十环把心。

年,是裹在棉袄里的暖。有一次,我在仓

子里偷啃冻梨,被母亲逮个正着。那时候,赶上集虽然买冻梨,但因生活过得紧巴,也就只能买几斤,还要留着除夕吃。没等到过年,我就等不及了,偷偷地溜到仓子里,拿出一个冻梨蛋子,一啃一道白印,碎碴冰凉瓦甜。其实,母亲早就注意到了,进仓子我没责怪我,只是轻轻地拍下我的脑袋说:“小馋虫,先过年了。”弄得不好意思,一再央求她别跟我说。

年,是童年里最撒欢的时候。记得有一次,我和东院的二孩儿、西院的小过子、前院的三牤子,手里拿着一挂“十响一咕咚”鞭炮,跑到房后的雪地上,用小香头燃着小洋鞭的捻,“噼里啪啦”地一阵脆响,惊飞了树梢上的一群小雀儿,至今我还记得那群小雀儿的喳喳声和呼啦啦惊飞的场面。

年,是挂在老榆树枝上的一串笑声。每当到年跟前,一到天黑的时候,我们一帮小孩子,一会排成队,一会乱糟糟,手提小蜡灯,满屯子乱跑乱窜。那灯笼里的小火苗,在寒风里颤巍地跳跃着,昏黄的光竟也冻得格外清亮,把雪地里歪歪扭扭的小脚印,都照得真真切切、明明白白。

年,是含在嘴里的甘甜。小时候过年,我还喜欢母亲做的糖稀糖块。每当冬腊月,母亲都煮点甜菜疙瘩糖稀,做成大块糖,端到仓库里冻上。不消半个时辰,糖块就冻得硬邦邦的。吃到嘴里,冰凉脆,有时碎到地上几个渣,我也舍不得浪费,就捡起扔到嘴里,虽然有点土腥味,但甜意不减,仍能从舌尖漫开,一直钻到心底。

年,是“馋人”的节日。每当老天落雪了,天气冷下来之后,我就被无形无影的年给馋得直流口水。一有空闲,我就反复琢磨,年肯定是要冻出来的,要不怎么天气越冷,年味儿就会越浓呢。说起来,冷的功能又是很奇妙,它冻出了杀猪菜的香味,冻脆了小洋鞭的响声,冻亮了小蜡灯的明亮,也把我365天的盼头,冻成了甜滋滋的美好和未来。

岁月悠悠,光阴似箭。如今,我人生已经走过七十多个年头了。每到年关时,我仍然会想起儿时“冷”与“年”的往事,眼前也总是浮现那些手冻得通红、小蜡灯冻得通红、日子冻得通红的季节。原来,年果真是冻出来的,它冻在黏豆包里,冻在猪肉里,冻在小洋鞭里,冻在福字里,凝结在我童年鲜活的记忆里。

盼年

□丁振春

小时候,一进腊月就开始盼年。

盼年,盼吃的。

年,像个神奇的大口袋,里面装满各种好吃的。有四指多膘的猪肉、肥硕饱满的猪下水、胖嘟嘟的鸡鸭鹅,刚从冰窟窿里打出来的泥鳅鱼;

有黄米面裹着甜豆沙的黏豆包,酥软喷香的炸麻花,酸菜油梭子的大馅水饺、空口吃也能撑饱人的大米干饭;

有花盖梨、冻柿子、冰糖葫芦、冰棍儿、花生、毛嗑儿和五颜六色的糖球……

这些,都在一年到头的那几天里,被一样一样地送到我们清汤寡水的肚子里。

盼年,盼穿好的。

年,像个模特走秀的大“T台”,我们把一年的渴望作欣喜,在春节到来时,走上“T台”去展示各式“时装”。

男孩子穿上了隔肩制服棉袄,有蓝色的、灰色的,但更多是黑色的。新的狗皮帽子戴在头上既暖和又精神;女孩子穿着妈妈一针一线缝制的绣花棉袄,或穿一件合体随身的藏蓝色“棉猴”,头上裹着的各色花头巾在凛冽的寒风中飘展,摘下花头巾,露出了秀发上好看的头绳和发卡。

家境不好的,孩子们穿的“时装”就寒酸了:黑色、蓝色或花色的斜纹布棉袄,天冷就穿上了。大人怕孩子把新棉袄穿脏,在前襟和两只袄袖子缝上旧布,到年三十这天,再把油渍麻花或挂着鼻涕嘎巴的旧布拆掉,露出了新袄面。

童年的记忆中,我总是那个穿着到过年当天才拆掉旧布露出新袄面的孩子。

盼年,盼好玩的、好看的。

年,像一个尽情玩耍的游乐场,又像一个突然洞开的神秘世界。

除夕夜,我们拎着罐头瓶子灯笼满街跑,掏出挎兜里揣着的摔炮往地下、墙上猛摔——啪!啪!摔炮的,眼皮不眨,听响的,捂着耳朵;大哥哥用“喂得罗”盛上水,冻成冰灯,再把“磕头了”(小蜡烛)放到冰灯里点着,满院立时通亮;晚上“接神”前,兄弟姐妹脱鞋上炕围在一起打扑克,或拽着父母看纸牌吸烟卷。

屋里最好看的地方就是用报纸糊过的墙,墙面上贴着各种年画,有伟人像、样板戏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照。一个带着红兜兜的大胖小子,坐在莲花旁抱着一条大鲤鱼,这画叫《连年有余》。

供老祖宗是过年时最虔诚和神圣的一桩事,父亲摆上供品,点上香,嘴里念念有词,我们都跪在地上给祖宗磕头。磕过头便抢着上桌,因为年夜饭饺子里面有硬币,谁吃到硬币谁一年有财气。

大年初一,小孩子走出自家门去给长辈磕头,能讨得几毛压岁钱。临到中午,南北外屯的秧歌队来了,满大街都是人,喇叭声声、锣鼓喧天,大秧歌一直扭到太阳落西山。

那时候,日子虽然清苦,可幸福感却是满满的,人活得有精神,笑得清纯,节过得有滋有味。

日历一页一页翻过,光阴一寸一寸遁走。慢慢地,生活富足了,日子丰盈了,我们长大了、变老了,但是,盼年始终是我们一如既往的不变情结。

如果说小时候盼年,多半盼的是吃喝玩乐,那么长大后,盼年则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和希冀。青葱时盼年,盼历练成长、学有所成;中年时盼年,盼春华秋实,不负耕耘;壮年时盼年,盼儿女幸福,高堂鹤寿;老来时盼年,盼身康体健,乐享天伦。

时间像砂纸,打磨着平凡的日子,打磨着我们的筋骨和肉身,打磨着我们的容颜和灵魂。世事虽烦扰,人生亦无常,但只要内心常有期许,生活就会有光有暖。

盼春光铺展,盼花开遍地;盼风调雨顺,盼五谷丰收;盼新的一年里,更美好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到来……

马年说马

□赵国春

马年驰骋而来,关心马文化的人也多了起来。

马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七,对应十二地支中的“午”,彼时草木繁盛、生机盎然,马常驰骋嘶鸣,故得名“午马”。在中华文脉中,马地位尊崇,具有一系列的象征和寓意,它是黄河的精灵,是华夏儿女的化身,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精神风貌。

甲骨文里的“马”字,画的是马头高昂、四蹄腾跃之态。《诗经》里写“老马反为驹,不顾其后”,说的是老马护着小马,连身后的危险都顾不上。秦始皇陵里的铜车马,马首微扬,鬃毛如流云,为“国之重器”。唐太宗的昭陵六骏,每匹马都刻着赫赫战功。马者,甲兵之本,国之大用,其“知主、忠主、助主”的品格,早已融进了中国人的骨血。

民俗里的马多了几分烟火气。年画“马上封侯”里,一匹红马驮着猴子,讨的是世俗的吉利;剪纸“马踏飞燕”中,马蹄轻掠燕背,藏的是巧匠的慧心。

我国各民族与马的缘分深在骨子里。哈萨克族的“姑娘追”,小伙子策马在前,姑娘扬鞭在后,马背上的追逐藏着最热烈的情意;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的赛马,骑手们身着彩袍,马鬃系着红绸,一声令下,万马奔腾如疾风掠过草原,大地震颤,那是草原儿女对速度与力量的礼赞;藏族的“马帮”曾是雪域高原的生命线,马背上驮着茶叶、盐巴,在茶马古道上踏出深深的蹄窝,马铃铛声穿透风雪,连起了山外的世界,马成了连接天地与人心的使者。

说起黑龙江,马的故事更接地气。北大荒开发时期,转业官兵们进荒原,马是最重要的“交通工具”,也是最靠谱的“战友”。1947年6月13日,先辈们在尚志市一面坡开垦第一个农场时,从阿城糖厂买来了11匹役马、三台胶轮车。1954年冬天,二九一团从虎林二道山里往回拉木材,每趟往返60公里,用的就是马拉爬犁。1955年9月,杨华带领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60名队员到达北大荒,他们开荒用的八副犁杖也是用60

匹马拖的。1956年建场的哈拉海农场,当年就是军马场,最多时存栏4000多匹。老一辈北大荒人,住在“马架子”里,点着马灯,度过了难忘的岁月。马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历史上,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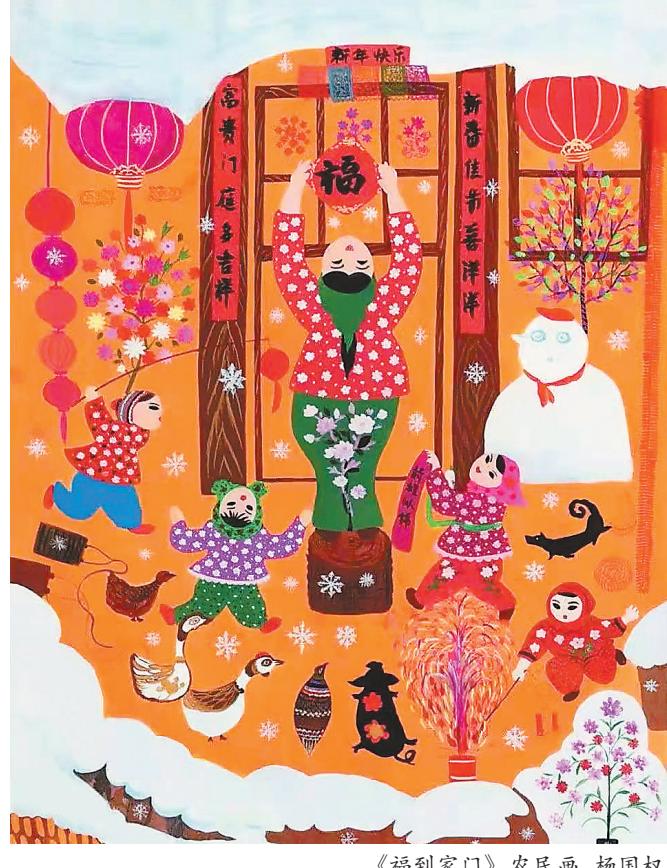
望向世界,马的身影在不同文明中闪耀:古希腊神话中的天马,双翼掠过云端时,马蹄踏过的地方会涌出灵感的清泉;北欧神话里的八足神驹,能踏过火焰与海洋,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想象;阿拉伯的“汗血宝马”,奔跑时仿佛一道赤色闪电,在沙漠中驮着商队穿越绿洲与戈壁,成了勇气与耐力的象征。

而在中国,马是力量与速度的化身、进取与开拓的象征,更是忠诚的伙伴与吉祥的符号。从古代征战中的战马到丝绸之路的商旅驼马,马代表着勇往直前、闯荡天下的勇气,蕴含着对建功立业的向往,如“马到成功”寄托着对事业顺遂的期盼,“千里马”常用来比喻才华出众、能力超群的人。在文学作品与民间传说中,马常被塑造成通人性、共患难的形象,如关羽的赤兔马,象征着不离不弃的忠诚,是人类信赖的伙伴。马在民间还是吉祥与文化符号:作为十二生肖之一,马寓意吉祥,“龙马精神”体现刚健进取的民族精神。

文人笔下的马性情万千。杜甫写“竹批双耳峻,风入四蹄轻”,那是神骏的清贵;李贺吟“向前敲瘦骨,犹自带铜声”,那是老骥的傲骨。最难忘的是徐悲鸿《奔马图》中的马,泼墨如飞瀑,鬃毛似火焰,一匹匹从宣纸里奔出来,带着不屈的野性,仿佛要挣脱笔墨的束缚,奔向辽阔的远方。

想起马,我眼前总会浮现出北大荒的雪原:一匹老马站在雪地里,鼻孔喷出白气,睫毛上结着霜花,却依旧抬着头,望着远方的地平线。

新的一年,愿大家都像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主题一样:骐骥驰骋,势不可挡。眼里有远方,脚下有力量,一起往前奔。



《福到家门》农民画 杨国权

雪落无声 年味悠长

□滕海龙

小时候,经常停电,但总下雪,尤其是春节将至,我所在的黑龙江小乡村,雪总是伴着浓郁的年味儿,飘落在冰冻的大地上。

春节的序曲往往从腊月二十三北方的小年开始,有全村最庄重的仪式——祭灶王爷。屋外银装素裹,屋内人们在灶台前安置炕桌,摆上供品,那甜得发齁的糖块儿、香脆的瓜子儿、松软细腻的槽子糕、罐头瓶里闪着光泽的水果,一直是老人挥之不去的记忆。在我小的时候,大人们只把贴在墙上的“灶王爷”剪纸扔进灶坑,这叫“送灶王爷”,祈望他能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。年幼的我,听爷爷讲述他曾经的经历,总会忍不住幻想那些贡品,常常忍不住口水直流。

小年过后,村里的喧嚣和雪交映成趣——“杀年猪”是开年大戏。男人们早早张罗,神情庄重,似在筹备一场盛大的赛事。到了日子,猪从圈里被赶到院中,几个壮汉一拥而上,迅速用绳子捆住猪的四蹄,再两两一组用粗木棒将猪抬至大门口的矮桌上。杀猪师傅是村里的重要人物,手艺精湛者寥寥无几,故需提前预约。师傅手起刀落,猪血被精准接在盆里,备做血肠。偶尔落在雪地上的鲜红尤为扎眼,像一朵朵盛开的梅花。女人们也没闲着,早将大铁锅里的水烧得滚烫,待猪肉切割妥当,便将新鲜猪肉、灌好的血肠、晶莹剔透的酸菜一股脑儿下锅炖煮。不一会儿,炖肉的香味便伴随着炊烟袅袅飘散开来,让人忍不住垂涎。待众人吃喝尽兴,东家会给帮工者分发下水、肥肉、血肠、五花肉等,剩下的猪头、前槽、后鞧则埋进后园的雪堆,留待正月里慢慢享用。

雪,藏起人们最朴素的愿望,有时候它代表温暖。

腊月二十七,女人们开始制作油炸食品,民间称为“走油”。一大早,女人们便已起床开始忙碌。面粉是炸麻花、炸干果的基础原料,豆沙馅是春卷、油炸糕必备的馅料,而肉馅、干豆腐则是“炸千子”必不可少的食材,还有做豆腐泡的大豆腐,过油的鲤鱼、鲶鱼、船钉子,可谓应有尽有。面粉要筛得细腻,肉馅要剁得均匀,豆腐要切成适中的小块儿,鱼要处理得干净利落。孩子们这时总会站在大人身后啦溜着口水,妈妈们偶尔递过来一块炸好的食物,嘴里还不断叮嘱着:“慢点吃,别烫着!”这些食品做好后是不能吃的,都被放在落锁的仓房里,是春节期间餐桌上随手可得的佳肴。

腊月二十八,是贴窗花、年画,写春联、福字的日子。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散着油墨清香的年画——展现农村劳动场景和集体建设成果的《公社处处大寨田》《机器插秧好》;体现了革命精神和集体主义的《军民团结一家亲》《红色园地》;描绘丰收喜悦的《丰收年》……抱着锦鲤的胖小子、威风凛凛的杨子荣、英姿飒爽的李铁梅,喜笑颜开的农民形象……都在岁月的打磨中上了颜色,形成包浆,每当瑞雪纷飞,就出现在眼前,挥之不去。我自幼能写些毛笔字,便常在大红纸上挥毫泼墨,虽不得章法,但每一笔每一画都倾注着我对新年的期盼。那种情境,总

让我觉得时光穿梭的错觉——纷飞的大雪中,我给乡亲们讲述春联的贴法:上下联不能贴反,屋里的福字要正贴,外面门上可倒着贴……

家家户户电灯长明的夜晚,那自然是除夕到了。“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”是物资匮乏年代常说的一句话,饺子,对于东北人来讲,和春节永远连在一起。天一擦黑儿,女人们就开始为年夜饭的餐桌准备起来。酸菜和猪肉是最常见的馅料。那时候家家房屋后都有一口酸菜缸,捞出酸菜先把外面的烂叶去掉,切成丝后再剁成馅。冻猪肉早就化好,剁肉馅一般用两把菜刀,上下翻飞间,伴着大葱的肉馅香味扑鼻,菜刀与砧板的撞击声从每家传出来,在乡村的雪夜里别有韵味。

那时候还很少有电视机,过年仿佛只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。一家人分工明确,围在桌子旁,和馅、揉面、擀皮、包馅,有说有笑。外屋的灶台边还有人在忙活着,将鸡鱼肉蛋做成孩子们馋了一年的美味,将平时的节省全部释放到春节。

过年了,要把白炽灯换成100瓦的,不怕费电,图个亮堂。年夜饭的餐桌上,大人们喝着酒,酒令声在屋子里回荡,淋漓尽致展示着乡野的粗犷。吃完饭是要守岁的,谁也不能睡。女人们嗑着瓜子花生聊天,说笑声在屋梁间回荡,一年的疲惫尽数驱散